

「长篇小说」

「加拿大」罗因顿·米斯特里 著

Rohinton Mistry

王晓东 宁笑 译

A Fine Balance

生命就是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寻找



◎ 译林出版社



Rohinton Mistry

〔加拿大〕

罗因顿·米斯特里

著

王晓东 宁芙

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微妙的平衡 / (加) 米斯特里著; 王晓东, 宁芙译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4

书名原文: A fine balance

ISBN 978-7-5447-5386-9

I. ①微… II. ①米… ②王… ③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2762 号

- 书 名 微妙的平衡
作 者 [加拿大] 罗因顿·米斯特里
译 者 王晓东 宁 芙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王秀莉
原文出版 McClelland & Stewart Ltd., 1997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960×640 毫米 1/16
印 张 45
字 数 62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386-9
定 价 68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把这本书捧在手上，陷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，你对自己说：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。在读过这个充满了种种不幸的故事之后，你依旧胃口很好。你把你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，批评他太过夸张，天马行空，胡编乱造。殊不知这个悲剧并非虚构，一切都是真情实事。

——巴尔扎克，《高老头》

A Fine Balance by Rohinton Mistry
Copyright © 1995 by Rohinton Mistry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0-2015-052 号

目 录

序曲 一九七五	1
一 海滨之城	15
二 梦想生长	83
三 河畔村庄	109
四 小问题	193
五 群山	231
六 白日马戏团 夜间贫民窟	299
七 流离	341
八 美化市容	373
九 有何法律	409
十 同一面旗帜	441
十一 晴转多云	475
十二 命运的轨迹	507
十三 婚事 虫子 出家	539
十四 重归孤独	567
十五 家庭计划	597
十六 轮回	633
尾声 一九八四	669

序曲 一九七五

塞满了乘客的早班列车渐渐地慢了下来，开始缓缓地蠕动，但突然间又猛地加速，仿佛是要重新开始全速前进。火车的这个把戏给乘客带来了猛烈的激荡。被挤在车门外面的很多乘客摇摇欲坠，仿佛是被撑到了极限的肥皂泡，一触即溃。

车厢之内，马耐克·寇拉哈抓着头顶上的扶杆，安全地挺过了冲击。他感到有个人的胳膊肘撞上了他的手，将他手中的课本撞了出去。在旁边的座位中，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被甩到了对面的人怀中。马耐克的课本就落在了他们身上。

“啊！”第一册课本拍在了年轻人的背上，年轻人随之大叫一声。

大笑之中，伯侄二人彼此分开。左脸畸形的伊什瓦·达吉帮助侄子从自己的腿上起来，坐回到座位当中。“你还好吧，阿姆？”

“除了背上有个坑，一切都还好。”阿姆普拉卡什·达吉说着捡起了两本包着棕色纸书皮的，用他瘦弱的手将书举起，环顾四周，寻找失主。

马耐克承认书就是自己的。想到自己沉重的课本砸在了那瘦小的人脆弱的脊梁上，他不禁心头一凛。他记起自己曾用石头打死一只麻雀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但那件事情总让他感到不舒服。

他疯了似的道歉：“真对不起，书滑了出去——”

“别紧张。”伊什瓦说，“不是你的错。”他又对侄子说：“幸好不是反着来的，是吧？如果我倒在你的大腿上，我这块头肯定会把你的骨头压断的。”他们又笑了起来，马耐克也笑了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歉意。

伊什瓦·达吉并不是个胖子，但是在阿姆普拉卡什那瘦弱身躯的对比

下，这个关于他的块头的小玩笑还是有的放矢的。伯侄二人总是不时彼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伊什瓦肯定会把一大半的食物都盛到侄子的搪瓷盘子里；在路边小吃摊吃东西时，他也会趁着阿姆普拉卡什去喝水或是去厕所的时候，迅速地将自己的食物拨到侄子的那边。

如果阿姆普拉卡什表示反对，伊什瓦就会说：“如果咱们回村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会觉得我在城里自己把东西都吃了，让我侄子挨饿吧？吃吧，吃吧！我要保住面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养肥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”阿姆普拉卡什就会取笑回去，“哪怕你的面子只有你体重的一半，那也是超多的了。”

然而，不管大伯多么费心，阿姆普拉卡什还是骨瘦如柴。他们的荷包也是一副饥饿不堪的模样，风风光光地回老家，依然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想。

向南行驶的列车又缓缓地减速。伴随着一声汽笛，火车这庞然怪物嘎吱停了下来。这里并没有到站。汽笛又气喘吁吁地响了一阵子，最后才完全沉寂。

阿姆普拉卡什透过窗户看向外面，想搞清楚他们停在了什么地方。铁路的栅栏外，一条污水沟边，是几间粗糙低矮的小房子。几个孩子用小棍子和石子嬉戏玩耍，一只小狗兴奋地在他们身边蹿上跳下，想要加入游戏。不远的地方，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正在挤牛奶。这可能是任何地方。

粪便燃烧所发出的刺鼻的味道飘向了火车。火车正前方，铁路平交道口上已聚起了一伙人。有些人从车上跳了下去，开始沿着铁路向前走。

“希望我们能够及时赶到。”阿姆普拉卡什说，“如果有人比我们早到，那我们肯定就完蛋了。”

马耐克·寇拉哈询问他们要去哪里。伊什瓦说出了站名。“噢，我也要去那一站。”马耐克捻着稀疏的唇髭说道。

为了看到一块手表，伊什瓦抬头在由伸向车顶的胳膊组成的丛林中搜索。“请问几点了？”他问身后的一个人。那个人利落地甩了甩袖子，露

出了他的手表：差一刻九点。

“快点，驾，快走！”阿姆普拉卡什拍着大腿之间的座椅。

“不像咱们村子里的牛那么听话，是吧？”他叔叔说，马耐克笑了起来。伊什瓦补充说是真的——从他小时候到现在，他们村子从来都没有在节日举行的拉牛车大赛里输过。

“给火车吃点鸦片，它也会跑得像小牛一样快的。”阿姆普拉卡什说。

一个卖梳子的小贩拨弄着一把巨大的塑料梳子的齿，在拥挤的车厢中挤出了一条路。人们嘟嘟囔囔，冲他大叫，抱怨他带来麻烦。

“喂！”阿姆普拉卡什叫了一声，想要引起他的注意。

“塑料发具，不会折断，塑料发夹，有小花儿的，蝴蝶的，各种颜色的梳子，不会折断啊。”卖梳子的小贩用心不在焉的声调重复着他的叫卖，不太肯定喊“喂”的是一个真正的顾客，还是有人要开他玩笑打发时间。“大梳子，小梳子，粉色的，橘色的，栗子色的，绿色的，蓝色的，黄色的好梳子啊——不会折断啊。”

阿姆普拉卡什拿梳子在自己的头发上试了个遍，才选择了一把大小能放进口袋的红色梳子。他把手探进裤子当中，挖出了一枚硬币。小贩忍受着周围人群充满敌意的胳膊肘和肩膀的冲撞，给他找了零钱，然后用衬衫袖子将阿姆普拉卡什不要的梳子上的头油一一揩掉，放回小书包当中，才拿起那把大大的双排齿梳，继续在车厢当中弹奏他沉闷的乐器。

“你原来那把黄色的梳子呢？”伊什瓦问。

“碎成两半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它本来放在我的裤子后袋当中。我坐在了上面。”

“那可不是放梳子的地方。梳子是用来梳头的，阿姆，可不是用来垫屁股的。”他总是叫侄子阿姆，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叫侄子的全名阿姆普拉卡什。

“如果是你的屁股，那梳子肯定都碎成一百份了。”侄子回答，伊什瓦

笑了。他畸形的左侧脸颊并没有妨碍他的笑容，而仿佛是一道坚固的防波堤，任涟漪般的笑容安全地荡漾。

他满怀爱意地摸着阿姆普拉卡什的下巴。大部分时间，他们的年龄——四十六岁，十七岁——会让人对他们的实际关系产生错误的印象。“笑笑，阿姆。你生气的嘴角和你英雄的发型不相配。”他冲马耐克眨了眨眼，让马耐克也融入了这份欢乐。“你这样的鬈发，数不清的女孩都会追着你的。不过别担心，阿姆，我会帮你选个好妻子的。一个强壮的能生养的女人，一个人顶两个。”

阿姆普拉卡什咧嘴笑着，用新梳子把头发梳得溜光顺滑。火车依然没有要动的迹象。那些到外面溜达的人已经回来，他们带来了新闻——又一具尸体被发现于铁路之上，就在平交道口附近。马耐克侧身向门边移动，想去听听人们的议论。这条路可有的走了，他想，如果火车当时直直地撞上了那个人，这倒也是个干脆痛快的死法。

“也许跟紧急状态有关。”有一个人说。

“什么紧急状态？”

“总理今天早晨在广播里面做了一个讲话。说国家受到内乱威胁之类的。”

“听起来好像又要有一次政变。”

“为什么大伙儿都用铁路来寻死呢？”另一个人嘟囔道，“完全不考虑我们这样的人。谋杀，自杀，纳萨尔派恐怖分子袭击，警方拘留造成的死亡——全都造成火车延误。毒药，高楼，刀子，都不管用了吗？”

令人望穿秋水的隆隆声终于一点点回荡在一节节车厢当中，长长的钢铁做成的车厢顶随着声音的波浪泛着涟漪。欣慰的神色点亮了乘客们的脸。车厢经过平交道口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伸长脖子想一睹造成他们延误的根源。三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站在车下，他们旁边就是被匆忙掩盖起来的尸体，正等着前往停尸房。一些乘客手触前额，或是双手合十，轻声喃喃。

马耐克·寇拉哈跟在那对伯侄后面下了车，他们一起走出月台。“抱歉，”他说着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，“我刚进城，你们能告诉怎么到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你问错人了，”伊什瓦看都没看就回答说，“我们也是进城没多久的。”但是阿姆普拉卡什瞥了一眼信，说道：“看，是同一个名字！”

伊什瓦从他自己的口袋中扯出一张破破烂烂的纸，对比着。侄子说得没错，都是蒂娜·达拉尔，后面跟着相同的地址。

阿姆普拉卡什突然间对马耐克敌意毕露。“你为什么要去见蒂娜·达拉尔？你是个裁缝吗？”

“我，裁缝？不是，她是我母亲的朋友。”

伊什瓦拍了拍侄子的肩膀。“看，你分明是紧张过度了。走，咱们去找找这个地方在哪儿。”

马耐克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，直到走出火车站，伊什瓦向他解释他才明白。“你看，我和阿姆都是裁缝。蒂娜·达拉尔那里要招两个裁缝。我们要去应征。”

“所以你觉得我赶去那里是为了抢你们的工作。”马耐克笑了，“别担心，我只不过是个学生。蒂娜·达拉尔和我母亲过去是同学。她让我和她一起住几个月，就这样而已。”

他们向一个烟摊的小贩打听路，然后沿着小贩给指的街道向前走。阿姆普拉卡什依然有一点狐疑。“如果你要和她一起住几个月，你的行李呢？你的东西呢？你只带了两本书吗？”

“我今天只是过去见见她，下个月才把东西从学校宿舍搬过去。”

路边有一个乞丐，卧在一个带轮子的木头板子上，木板离地面大约四英寸高。他没有手指，腿几乎沿着屁股被截掉了。“嗷，先生，给点小钱吧！”他念叨着，用两个缠着绷带的手掌夹着一个铁罐晃个不停，“嗷，先生！好心的先生！有钱的先生，给点小钱吧！”

“这是我到城里后看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。”伊什瓦说，其他人表示

赞同。阿姆普拉卡什停下来丢了一枚硬币到铁罐子中。

他们穿过马路，又一次向人问路。“我在这城市里住了两个月了，”马耐克说，“但这实在太太乱了。我只认得几条大街，这些小巷子看起来都长得一样。”

“我们已经来了六个月了，还是和你一样。起初，我们彻底找不到路。一开始我们甚至都上不了火车——两三趟车过去了，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往上挤。”

马耐克说他讨厌这里，一直都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明年完成学业回山里面的家乡。

“我们也是待不了多久的，”伊什瓦说，“挣些钱，然后就回乡下老家。这么大的城市有什么用啊？吵死了，而且到处都是人，没地方住，水不够用，还四处都是垃圾。真可怕。”

“我们村子离这很远。”阿姆普拉卡什说，“坐火车得花一整天，从早晨坐到天黑才能到。”

“我们会回去的，会的。”伊什瓦说，“哪里都比不上家乡好啊。”

“我家在北部。”马耐克说，“得花一天一夜再加一天才能到。从我们家的窗户就能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峰。”

“有条河流经我们村子附近。”伊什瓦说，“你能看到它金光闪烁，听到它汨汨歌唱。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”

他们默默地走了一阵，心中都盘桓着关于家乡的思绪。阿姆普拉卡什打破了沉默，他指着一个卖西瓜汁的小摊说：“这样的大热天，那个不让人喜欢吗？”

摊主拿着一个长柄勺在盆中搅来搅去，一汪暗红色的海洋之上大块的浮冰飘来荡去，叮当作响。“去喝点吧。”马耐克说，“看起来很好喝。”

“我们就不了。”伊什瓦迅速说，“今天早晨我们吃得太丰盛了。”阿姆普拉卡什脸上的渴望随之消失了。

“好吧。”马耐克怀疑地应道。他点了一大杯。他打量着两个裁缝，他

们目光游移地站在旁边，既没有看那充满诱惑的盆子，也没有看向他手中泛着冷气的杯子。他看着他们疲倦的脸孔，他们破旧的衣衫，还有那早就磨坏了的凉鞋。

他喝了一半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喝饱了。你们想要点吗？”

他们摇了摇头。

“那就浪费了。”

“那，好吧，这样的话。”阿姆普拉卡什说着接过了果汁，吞了一些之后又递给大伯。

伊什瓦喝光了杯里的饮料，然后将杯子还给摊主。“真好喝。”他的脸上闪耀着愉悦，“谢谢你和我们分享，我们真的很喜欢，谢谢你。”侄子向他投来不赞同的一瞥，让他刹住了话头。

对这一点饮料有多么感激，马耐克想，就说明他们有多么渴望日常的温情。

* * *

廊房的门上有一个黄铜做的名牌：拉斯通·K·达拉尔夫妇。字上泛着岁月留下的铜绿痕迹。蒂娜·达拉尔听到门铃声来开门，接过那破碎的纸片，认出了自己的笔迹。

“你们是裁缝？”

“是的。”伊什瓦一边回答一边神采奕奕地点着头。三个人在蒂娜的邀请下进入廊房，尴尬地站着。

这个廊房本来是一座开放的露台，但在蒂娜·达拉尔已故的丈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改建成了一个附属的房间——他的父母认为这能够成为这套小小的公寓的游戏室。廊房是砖头砌成的，上面有一扇钢架窗框的窗户。

“但我只需要两个裁缝。”蒂娜·达拉尔说。

“抱歉，我不是裁缝。我叫马耐克·寇拉哈。”他前跨一步，从伊什瓦和阿姆普拉卡什身后闪出。

“噢，你是马耐克！欢迎！对不起，我没有认出你来。我上一次见你妈妈是好几年前了。而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”

她将裁缝伯侄留在廊房，带着他走入屋内，进入前屋。“你能在这等几分钟吗，好让我接待一下那两个人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马耐克留意着周围简陋的家具：破旧的沙发，两把椅垫破损的椅子，斑驳的三脚桌，盖着裂痕斑斑且褪了色的人造革桌布的餐桌。她肯定不住在这。他心中认定，这应该是家庭作坊，是个招待寄宿的地方。墙壁亟待粉刷。他玩味着褪色的泥灰墙上的污点，就仿佛看云一般，勾勒着动物和风景的图像。握手的狗。急速下降的鹰。带着手杖爬山的人。

廊房里，蒂娜·达拉尔用一只手拢着她未遭受灰白侵袭的乌发，打量着裁缝。蒂娜今年四十二岁，但是额头依然非常光滑，十六年需要自谋生路的岁月，并没有令她的面容老去。而很久很久之前，就是这副面容，令她哥哥的朋友们在她面前费尽力气，想夺取她的芳心。

她询问对方的姓名和相关的裁缝工作经验。两个裁缝称对于女装无所不知。“我们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做，你想要什么款式，我们都能做得来。”伊什瓦自信满满地说，所有的谈话都是他在负责，而阿姆普拉卡什则在一边连连点头。

“这个工作，不需要给客户量身。”她解释说，“我们就是按照纸样来缝纫，每个星期，你们按照公司的要求，做出二十几件或是三十几件衣服来，同一款式的。”

“太小菜一碟了。”伊什瓦说，“但是我们做了。”

“你呢？”她问一脸清傲的阿姆普拉卡什，“你一句话也没有说。”

“我侄子只有在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开口。”伊什瓦说，“他沉默是个好信号。”

她喜欢伊什瓦的脸，是那种能够令人享受放松、畅所欲言的脸。但是另外那个一直紧抿嘴唇的家伙，却会让人不想跟他多说。相对于他的脸来说，下巴显得太小了一些，尽管当他笑起来的时候，一切又都显得合乎比例了。

她陈说雇佣的细节：他们需要自带缝纫机；所有的缝纫都计件。“你做得越多，拿得就越多。”她如此说，伊什瓦表示赞同，承认这很公平。工资将根据每一个款式的复杂程度来决定。工作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——不能少于这个时间，但是鼓励加班。工作之时不能够吸烟或是嚼哌安^①。

“我们从来都不嚼哌安。”伊什瓦说，“不过有时候我们喜欢抽几口手卷烟。”

“那你们必须要到外面抽。”

这些条件都达成共识。“你的店在什么地方？”伊什瓦问，“我们把缝纫机带到哪里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你们下个星期过来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们把缝纫机放哪里，就在后屋。”

“好喽，谢谢你，我们下周一肯定会来。”他们向马耐克挥手道别，然后离开，“很快再见啦。”

“那自然。”马耐克挥手回应。他留意到蒂娜·达拉尔无声的疑问，于是便向她解释他们如何在火车上偶遇。

“你必须得小心，搞清楚自己在和什么人说话。”她说，“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样的骗子。这里可不是你那在山里的小木屋。”

“他们看上是好人。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她说，但是依然保留自己的观点。然后她又为将他认成裁缝而道歉。“我没有看清楚你，因为你站在他们身后。我的视力很差。”

① 一种由姜叶和槟榔果制成的混合物，食用容易使人上瘾。